



第八戒律

LAWRENCE SANDERS 著 · 張時譯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一三一一種
當代名著精選之三二〇

第八誠律
THE EIGHTH COMMANDMENT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第一版1986

原 著：Lawrence Sanders
譯 者：張 時

發 行 人：平 錦 滉
出 版 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郵 機 0010426-9
電 話：7168888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、彭中原、茅及鉉
趙爾心、雲 蒼、陳昊草、余國芳
林靜華、林少岩、種衍倫、施寄青
湯新華、麥倩宜、姜恩娜、謝瑤玲

主 編：麥倩宜
策 劃：施寄青
美術設計：李純慧
校 對：曾美珠、劉秋城、鮑秀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
電 話：30619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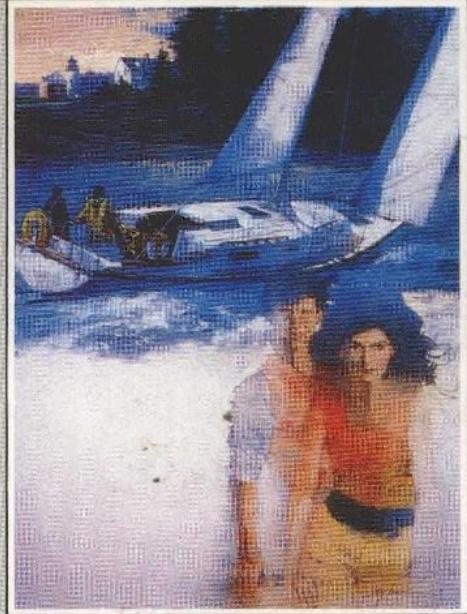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一九八二年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130元

3
—



第八戒律

LAWRENCE SANDERS 著 • 張時譯



THE EIGHTH
COMMANDMENT

LAWRENCE SANDERS 著 · 張時譯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當代名著精選320

第八戒律

THE EIGHTH COMMANDMENT

Lawrence Sanders

張時譯

主要人物表

- 白梅露——本書女主角，由鄉下到紐約打天下。
- 伍亦諾——錢幣商。
- 葛史坦——葛氏公司負責人，經營拍賣業務。
- 杜麗莎——葛氏公司女職員。
- 朱何由——葛氏公司郵票專家。
- 華立門——葛氏公司律師。
- 馬約翰——葛氏公司之保險公司調查員。
- 喬其安——紐約警員。
- 海奇保——古幣收藏家。
- 海瑪萍——海奇保之妻。
- 海路特——海奇保之子。

海凡妮——海路特之妻。

明柔絲——海奇保之女。

明洛達——柔絲之夫。

海娜蒂——海奇保之小女兒。

萬奧森——海奇保之外甥及祕書。

李蓮琳——萬奧森女友。

王劍南——海家女律師。

名家的推薦——

皇冠當代名著精選

我有許多書，還有三個手足。

每當姊弟到我家拜訪之後，總想順手牽幾本書回去打發良夜。他們從來不看其他的書籍，總是偷拿『當代名著精選』。現在我將這套書藏在櫃子裡，可是還是防不勝防。

名作家／三 毛

從第一期連載費禮所譯『原野奇俠』時起，『皇冠』三十多年來造就的譯者和推出的譯作難以計數，近六年三百種『精選』更使它登上名著中譯事業的新高峯。

名作家／彭中原

『皇冠』以放眼世界的視野，掌握文藝的尖端趨向，使世界當代作家的氣息和心跳，成為國內讀者一波波熟悉的聲響。對於期望更貼近現代情感的讀者，『皇冠』以敏銳的探觸，提供了最具『熱度』和『品質』的服務。

中廣節目主持人／楚雲

六年來皇冠出版了300種，平均每年52本『當代名著精選』，內容雖是文學，作業却像周刊，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。

時報周刊發行人／簡志信

日子，有時候，說老實話，有點卑調！皇冠的譯作常常在夏日鮮豔的午後帶我走入一些奇妙的情節，所以，我必須寄上我的感謝！

名作家／趙寧

1

男人看我覺得有趣，女人看我覺得可怕。

我名叫白梅露，但是我的綽號『阿進』却由迪莫因一直跟我到紐約。我身高六呎二——不穿鞋子。穿上高跟鞋，我像電線桿——至少以前有個男人那麼說我。

『別難過，阿進。』爸爸勸我說，『人家要抬頭仰望你。』

他便是這麼個喜歡說雙關幽默話的人。也因此他給我三個兄弟取名叫智、仁、勇。如果我能有多兩個姐妹，我們一定成了信、望、愛了。

關於『阿進』的綽號……我父母親都很高，兄弟們還不到十五歲便長到六呎六以上。如果你猜是籃球，對了！我記得家裏車庫門上早就釘了個桶籃。我既無姐妹，又長得太高難得交上知己好友，只好每天和兄弟們打籃球。

我們分成兩邊鬥牛。智和仁扔銅板，猜輸的人和我一邊。我和他們一樣拼命。幾個月後，我的投籃神準，有投必『進』，所以『進』字便成了我的綽號。人人叫我阿進。

我兄弟們在高中是校隊，我是女子隊的中鋒。我們贏了許多比賽，家裏滿是獎杯。母親把我們往日的光榮事蹟剪報貼滿了一厚本。紀事報把我稱為『又高又瘦的白阿進』。我知道他們是好意，可是我聽了心中不是滋味。

這年的事情可真不少，我有次穿三點式去游泳，聽見一個女孩說，『就像掃把上貼兩片膠布。』我忍受經常聽見的打趣，『上面天氣如何？』『高處不勝寒！』之類的話。有時人們心腸不壞，可是話說得太殘酷了。

這些話聽多了也就習慣成自然。我穿平底鞋，告訴自己絕不可既肯露腰。對一個很高的女孩來說，日子實在難過。很矮的男孩對你崇拜有加於事一無所補。我在高中時沒有一次約會。我常和兄弟勇跟他的漂亮嬌小的金髮女孩共遊，她只到男腰帶上一點點。人人認為他們是郎才女貌、天生佳偶。要是我和一個矮男孩去跳舞，一定會被人嘲笑得落荒而逃。實在不公平。

我的兄弟們在有名的大學申請到體育獎學金。我進了蔡斯，那是小小的藝術學院，裏面除了曲棍球之外，沒有別的組織有女生運動。我知道自己有投必進的輝煌日子已經過去了。

在蔡斯可以說是現實生活中的四年假期。我輕鬆地通過必修課程，最後兩年則唸了很重的藝術史與藝術欣賞。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將來打算如何，為了能夠自立，我又學會打字和操作個人電腦。誰知道將來會怎麼樣？

我在蔡斯學院的事業高潮，是失去處女貞操。在愛荷華州，我一定是唯一的十九歲處女。那是發生在一個大可口可樂廣告牌下的草地上。爸爸應該會感到高興。

我抓了連我也看不懂的拉丁文畢業證書，回去迪莫因老家，和兄弟們又隨便打了幾場籃球。八月底，拿了父母親給我的一筆畢業禮金前往紐約，希望去闖闖天下。至少可以找個抱得起我的男人。一個高個子男人。

那是幾年前的事了，在當時要租間公寓相當不易，而今日更是難上加難。終於，我在西七十六街找到間小樣子。那時西區還沒有擴大繁華，有種我喜歡的小鎮風味。我的公寓又是奇小，依舊世軍的傳統，用不了五百元便可佈置得差強人意。

我住在令人目眩神迷的曼哈頓，窮得只能去觀光，吃鮪魚三明治，努力在時報的覓職欄上下尋找。

我應徵晤談多次都沒有結果。有一度我在梅西賣男人手套，在速食店做店員，替一家郵購公司寫信封。

這一段時期的生活可說是毫無生趣。我結識些男人，他們第一是飢餓，第二是好色。我們常坐下來吃份鮪魚三明治。我沒有親近的女友，我相當孤獨，不過在曼哈頓想看想做的事太多了，所以不能說我寂寞寡歡，我堅決避免自艾自憐。

我和一個比我大幾歲、矮幾吋的男人有段簡短的露水聚合。他對我說未婚，不過前幾個夏天都在做日光浴，所以雙手仍有褐色。可是食指上還有淡淡的戒指痕跡。他在認識我之前便常把婚戒取下，